

青春片回归理性，好饭不怕晚

娱乐观察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刘登辉

随着《青禾男高》《闪光少女》等影片宣布定档暑期，青春片重回人们的视野。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之后，《小时代》系列、《同桌的你》和《栀子花开》等青春片口碑总是差强人意，《七月与安生》《乘风破浪》和《点五步》等青春片的出现，无论是作品深度还是票房成绩都让人眼前一亮。几番洗牌之后，青春片创作也许正拨云见日。

末日曙光 希望犹存

高晓松曾说过，当一个时代向前走得特别快的时候，怀旧就会成为必然的主题，于是青春片应运而生。2013年赵薇一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打开了青春片的序幕，紧接着《小时代》系列、《同桌的你》谁的青春不迷茫》和《何以笙箫默》等等一大批青春电影蜂拥而至。可惜的是，这些电影非但没有复制一个又一个传奇，反而遭到口碑笔伐。在往年青春片扎堆的4月、5月档期中，青春片已非常罕见。总体来看，今年青春片市场没了往日的喧哗。

但与此同时，在青春片市场一片哀鸿下，《七月与安生》《乘风破浪》《点五步》等带有青春色彩的影片出现，带来一些新的期许。《七月与安生》在金马奖提名7项，最终斩获最佳女主角；《点五步》提名7项香港金像奖；而《乘风破浪》跻身今年贺岁档，口碑不俗票房过十亿元。

拒绝套路 逆流而上

青春片曾经依靠高颜值、怀旧风以及热门IP三大“法宝”独步影坛，如今却令人唏嘘。从2016年开始，《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与《谁的青春不迷茫》《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都只卖了1亿多元，再难续写《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7.2亿元的票房神话。倘若仅仅从票房上来看，同等品质的青春片如果前两年能卖4亿元的话，现在就只能拿到1亿元票房。网友苏杨仔细分析了《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同桌的你》和《匆匆那年》三部影片，发现堕胎率达到100%，分手率100%，车祸率33%。多数人吐槽青春片，除了“堕胎+车祸+分手+打架”的创作套路，更重要的是它远离了多数人的青春，青春并不总是残酷的。对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岩井俊二系列，真正动人的不是套路，而是美好的点点滴滴。

不同于之前大量青春片工业式的怀旧，《七月与安生》《乘风破浪》《点五步》之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这些创作者不再一味否定现实、美化过去，开始讲述“正在进行式”的青春故事，影片触及的深度也进一步提升，同时也承载着国产青春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比如影片《七月与安生》也曾因剧情略矫情受到争议，但它超越了原著的狗血恋情故事，转而挖掘内在生活，上升到关于自我认知、主体意识和自由的高度，获得了多数人的肯定。

理性回归 永不散场

曾创作多部青春文学作品的刘同认为，中国的青春片实际上产出并不多，2015年所有青春片票房加起来不到20亿元，占的比重很小，而青春片之所以不好看是因为没有满足观众。事实上，青春片尽管受到很多责难，但绝对不会散场，一方面是近两年青春片的产出实际上并不多，甚至有入喊出每月院线至少要上映两部青春片；另一方面则是怀旧青春的市场需求永远存在。

严格来讲，国产青春片甚至可以追溯到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贾樟柯的《小武》、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等等，导演们对青春的处理往往是艺术化的，融入了复杂的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更重要的是电影直指时代和社会内核。也正因此，这些偏小众的艺术电影一直叫好叫座，而近些年的青春片恰好相反。

电影市场研究专家蒋勇认为，青春片遇冷，市场会逐渐转淡，但这类题材并不会彻底消失。面对口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找角度创新，注重艺术质量才是青春片的复苏之路，同时也不应该单只以“青春”为卖点，而是将“青春”与其他元素融合，比如《怦然心动》走“青春+喜剧”路线，《饥饿游戏》《暮光之城》走“青春+奇幻”类型。至少从《七月与安生》《乘风破浪》等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青春片的诚意所在。倘若青春片创作真能峰回路转，回归理性，这碗好饭就算等多晚也值。



4月14日，电影《青禾男高》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影片主演景甜亮相。

□新华社发

乒乓球亚锦赛：丁宁马龙出局

4月14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第23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宁以2:3不敌日本选手平野美宇，无缘四强。图为丁宁在比赛中一脸无奈。

此前，在男单第三轮比赛中，男单头号种子、大满贯得主马龙以1:3不敌韩国选手郑尚恩，无缘男单十六强。

中国财团完成AC米兰俱乐部股权收购

据新华社巴黎4月13日电 意甲AC米兰俱乐部13日发布公告，称由中国商人李勇鸿控股的罗森内里体育投资卢森堡公司（前身为“中欧体育”）从意大利菲涅斯特公司手中收购了俱乐部99.93%的股权，这意味着“红军军团”长达31年的贝卢斯科尼时代画上了句号。

据悉，罗森内里公司收购AC米兰股权的7.4亿欧元（1欧元约合7.3元人民币）中，包括2.2亿欧元的俱乐部债务，投资方还承诺未来三年花费3.5亿欧元用于提升俱乐部实力。

实际上，罗森内里公司的前身中欧体育已于去年8月5日与菲涅斯特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然而此后的收购过程一波三折，不过随着13日股权收购的最终完成，有着光荣历史的AC米兰俱乐部将迎来新的主人。

贝卢斯科尼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永远都会是AC米兰的头号粉丝，希望俱乐部在新投资人的带领下一切顺利，离开俱乐部时的感情真的是五味杂陈。”

AC米兰队在罗森内里公司入主后的首场比赛将是与国际米兰队的同城德比，巧合的是，国际米兰俱乐部同样拥有中国投资方苏宁集团。

在贝卢斯科尼时代，AC米兰队总共8次获得意甲联赛冠军，5次拿到欧冠联赛冠军，然而近几年“红军军团”的成绩下滑，上一次意甲夺冠还是在2011年。目前AC米兰队在积分榜上位列第六，与“领头羊”尤文图斯队之间的差距多达20分。

诺维茨基确认再战一个赛季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3日电 达拉斯小牛队传奇球星诺维茨基13日表示将在下赛季继续征战NBA，这意味着他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20个年头。

诺维茨基将在6月份迎来自己的39岁生日，去年夏天他和小牛队续约两年，其中第二年为球员选项。诺维茨基本赛季由于经历伤病，在出场的54场比赛中中场均得到14.2分，这是他自1998-1999新秀赛季的最低赛季场均得分，但他仍希望在未来为小牛队贡献更多。

“我的身体会告诉我什么时候应该退役，但下赛季我会拼尽全力继续征战。”诺维茨基说。更令人感到惊喜的是，再打一个赛季并不是诺维茨基计划中的终点，“我会看看下赛季的感觉，如果赛季结束后身体感觉不错，我会继续打下去。”

在NBA的历史总得分榜上，诺维茨基目前以30260分排名第6，距离身前的张伯伦还差1159分，但“诺天王”表示他只想享受篮球，而不是为了去追赶纪录。

马加特：以攻势足球为鲁能正名

□ 本报记者 王磊

第60次京鲁对决一触即发。4月14日，鲁能泰山队主帅马加特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泰山队不仅要拿下北京国安队，而且要以攻势足球证明为何泰山队能够排在前三名。

败走上海滩，终结了泰山队的三连胜步伐，但却让泰山队找到了和强队掰手腕的自信。马加特说：“上一场我们虽然输给上港队，但我们也展现出面对强大对手时有能力去赢球的一面。此前我们两个主场都赢了比赛，第三个主场的目标，当然还是赢球。”

大战之前高喊“赢球”，几乎是每个主帅惯有的方式。但是，马加特并不满足于于此，他马上又说了一番更为鼓动人心的话：“我们会攻出去向前踢，如果有可能，我们要尽可能早地进球，取得领先。我们希望向大家证明我们为什么会排在这个位置，我们会从第一分钟就打出攻势足球。”

就连一同出席赛前发布会的球员，马加特也特意挑选了曾经在队内比赛中进球的佩莱。在发布会开始之前，马加特就特意和佩莱聊了一会儿战术。发布会上，马加特毫不掩饰自己的战术核心就是佩莱：“佩莱是我们战术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他每场比赛都很投入，他的作用不只是进球，西塞等人的进球，都是建立在佩莱的基础之上。”

佩莱本人也是非常渴望在泰山队与国安队的比赛中打破进球荒。佩莱说：“众所周知，明天的比赛很重要。我是一个前锋球员，当然期望在比赛中能够进球，这也是队友和球迷们对我的期望。我希望在取得三分的情况下，自己也能取得一个进球。”

由于受到伤病的困扰，再加上马加特要踢攻势足球的表态，泰山队很有可能对于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进行调整。从赛前训练的22人来看，之前一直是主力人选的崔巍、齐天羽没有进入大名单。马加特解释说：“关于这个排兵布阵，要依赖于当下的情形，齐天

羽受伤没有参加训练，刘彬彬也在训练中提前离场，明天到底上谁，还没有定论。”

当然，马加特也非常忌惮国安队的强硬作风，他在赛前重点提到了中超联赛首轮国安队客场1:2输给恒大队的比赛。那场比赛中，国安队虽然输了比分，但是以强硬的防守阻断了恒大的进攻，同时也以犯规引发了双方球员的多次冲突，大大影响了恒大球员的情绪。

对于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来说，防守反击或许是个不错的结果，但是赛前国安方面开出的600万元赢球奖金却刺激着球队。国安队主帅何塞表态：“我们了解鲁能锋线球员的特点，我们重点是打好自己的进攻，让他们去担心他们的球门，而不是担心我们的球门。”

此外，何塞还表示：“对于泰山队打法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已经做好了针对性的部署。两支球队状态都不错，相信将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中超烽火



4月14日，马加特在京鲁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责任编辑 刘君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 iujun@dzwww.com

信仰就是永葆对世界的好奇——

草原动物园

□ 马伯庸

14 万福每次看到教士来，都会挥舞鼻子，亲热地在教士脸上蹭来蹭去。乌黑的大眼睛，透着安详与平静，当初那股死气沉沉的晦暗雾气，逐渐在瞳孔里消散。教士很高兴，他从未婚配，更无子嗣，现在在万福身上，他居然体会到了一种作为父亲的乐趣。

只要时间允许，教士会坐在象舍里，仰着头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万福从来没有不耐烦，她总是安静地站在教士旁边，为他驱赶蚊蝇。

老毕也带着儿子小满来看过万福。老毕对大象有些畏惧，只敢远远地看着。他也不允许小满靠近，生怕再惹出什么祸来。这位粗心的父亲并没注意到，一进入万牲园，小满的表情便放松下来，一改平日里的冷漠。他的眼珠子咕咕地转动着，鼻孔翕张，紧绷的肌肉缓缓放松下来，仿佛这里才是他的家。

小满趁两个大人交谈的时候，钻过那片浓密的野生绿障，一抬头，看到一只虎皮鹦鹉蹲在一棵乔木上。鹦鹉看到小满，兴奋地拍拍翅膀，开口讲话。它在万牲园待得太久了，学会了各种动物的声音，一张嘴就好像一场动物的大合唱，既有马牛的嘶鸣，也有狮虎的低吼，还有水鸟的鸣叫与猫头鹰那凄厉的长啼。这些合唱没有章法，更无规律可循。鹦鹉有足够的本能去学习外界的声音，却没有足够的智慧把它们按逻辑播放出来，结果就像是一台坏掉的留声机，随时可能发出任何动静。

小满站在树下，咯咯地笑了起来。对他来说，这简直妙不可言，比外面什么都好。小满也学着鹦鹉的模样，居然用嗓子发出一些类似的音节。开始时，他的声音还显得生涩，到后来，这一人一鸟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趋近——小满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无法与人交谈，却可以发出逗弄老鼠和猫的声音，这让他的父亲一度以为孩子中了邪。

鹦鹉跟小满呱呱啦啦说了半天，突然之间，它转动脖颈，振翅远飞。小满在后头飞跑着追过去，一人一鸟追我赶，穿过藤蔓和灌木丛，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兽舍。

兽舍里是一头从美洲运来的野牛，它正趴伏在地上，垂垂等死。牛头歪斜着靠在围栏前，棕黑色的浓密毛发散发着恶臭，眼睑外侧堆积的眼屎几乎快变成一层硬壳面具。鹦鹉飞过来，落在高高翘起的牛角之上，哇哇啦啦地叫起来，像是在召唤小满。小满走过去，挥了挥手，一片密密麻麻的苍蝇嗡地腾空而起，萦绕左右不肯离去。

野牛的两只牛角猛然晃动，惊起鹦鹉，整个庞大的身躯居然再度挣扎着站了起来，浑浊的双眸凝视小满片刻，轰然倒地，彻底死去。

也许它已经孤独太久，在临死前终于听到了来自同伴的呼唤，这才彻底释然，安心离去。小满呆呆地蹲坐在野牛的尸体旁边，晶莹的泪水从双眼流出来，量不多，但源源不断。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要哭泣，好似一瞬间被一股超乎悲伤之上的情绪所笼罩。鹦鹉落在他颤抖的肩膀上，用尖利的喙梳理起自己的羽毛。

小满没有多做停留，迅速返回到象舍前。老毕和柯罗威教士仍旧在兴致勃勃地交谈，完全不知道还发生过这么一段插曲。

后来老毕又来了几次万牲园，小满每次都和鹦鹉偷偷跑去某一处兽舍。他会蹲坐在最近的地方，用手按住它们的额头，安静地听完那些动物垂死前的叫声，再用同样的声音去抚慰它们。棕熊、天鹅、麋鹿和阿努比斯狒狒，这些衰弱不堪的动物相继在小满面前安详地死去，他忙碌得好像是一位为死者临终祈福的牧师。

初夏将至，当油坊胡同口大树里的蝉发出第一声鸣叫时，柯罗威教士的运输计划终于成了。

小云睁大眼睛，长睫毛扇了一扇，手下意识地跟着也摆了个兰花指，很新奇，她微笑着说：“还是姐姐们摆得好。”

庆姑见这孩子不怕生，是副爽直个性的样子，更加欢喜，爱怜地摸摸小云的脸。

两个女孩子做完整套手法，才并立叫了声：“班主，娘。”

她们叫庆姑“娘”，“娘”音又读得奇怪，发“酿”的音，小云又好奇，扭头看庆姑。

大女孩很随意地从庆姑手里牵过小云，笑：“这就是我们展风新的小媳妇吧！啧啧，生得脆的好相貌。”

这大女孩有一张鹅蛋脸，凤眼柳眉的，比会乐里的唐唐人还多几分艳丽。那一双水葱手托着小云的下巴左瞅右看，动作暗藏了点粗暴，长长的指甲磕在小云的下巴窝里，刺得她生疼。她听这女孩唤她“展风新的小媳妇”，心里奇怪，为何偏偏加个“新”？她心里起了老大的疑团。

庆姑介绍：“这是我们这里的头角筱凤鸣，往后就叫大姐。”



马伯庸 三七七年夏至

见证乱世温暖 回望人间真情——

三七七年夏至

□ 未再

脸也跟着拉了下来，不再多理她，只继续介绍：“这是我们这里学戏的妹妹，就比你大一岁，叫归凤。”

归凤梳着短短的学生头，文气的小脸无甚表情，只向小云点点头，算是招呼了。小云见这几岁同龄的女孩态度冷淡，也只好点点头。

“折腾了大半天，赶紧进去吃中饭吧！”杜班主道，领头往里头的客堂间去，并不给筱凤鸣一个小正眼。

庆姑拉起小云的手：“吃中饭吧！”筱凤鸣神情讪讪的，暗自着恼，一咬牙炫耀道：“大华银行的山西副董约了我去罗威饭店吃西餐呢！”说罢屁股一扭，径自从客堂间的楼梯上上楼去，一双高跟鞋踩得木头楼板“咚咚”响。

杜班主从怀里捞出烟斗，重重敲在桌上。小云见他样子凶，悄悄往庆姑身后挪着，一眼瞥见正直直瞅着她的归凤。

“走，我们先去见见展风。”庆姑又拉起小云。

小云第一次见到杜展风，是在这石库门三楼有老虎天窗的东厢房里。当时正值正午，阳光从老虎天窗里洒下来，洒在床上懒洋洋的男孩身上。据说正在发水痘的男孩踢开被子，摊开手脚，享受着阳光的沐浴。他冷不防见庆姑进来，怕露了馅，正慌张地整理睡相。

儿子掖好被子，把他裹成了粽子。小云顺眼瞧过去，男孩浓眉大眼，脸面黝黑中透着红润，理个小平头，虎头虎脑的。身子骨并不像听说的那样弱，倒比大病初愈的自己还要硬朗些。

男孩很别扭，很不舒服，左扭右扭，非要挣脱出手臂，还撸起袖子，直伸到母亲面前嚷嚷：“妈，我都好了。”小云看见那瘦瘦干干，黝黑的膀子上有浅浅的痘痕。

庆姑不准他示弱，将他的臂膀再度塞进被窝，道：“刚从鬼门关转一圈回来，你娘可再经不起你的吓了。”又照例介绍小云：“这是新来咱家的云妹妹。”

男孩很别扭，带着气道：“妈，你怎么真信那种算命先生的话？归凤——”

庆姑厉声喝止：“别瞎说，这全是你不好！”

男孩撇嘴，多半觉着没面子，又本不是闲人，见小云孤零零站一边，身子瘦似柳枝，可怜兮兮的，只好先和和气气打招呼：“你叫我展风哥吧！”

小云差一点露怯，被男孩友好地招呼了声，就礼貌地笑着应和：“展风哥哥。”

展风瞧着小云和善，自己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又把手伸出来，搔搔脑袋，忍着不对她笑。

小云被安置在石库门二楼的厢房里，和归凤等几个女孩住一起。